

多元文化下的独特书写 ——从接受美学看《边城》的艺术魅力*

周 沙

(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科学系,江西 南昌 330029)

[摘要] 接受美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理论,主要从欣赏主体对欣赏对象的接受过程来研究文学作品,通过读者的审美参与来判断作品的艺术价值。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边城》以丰富的审美内涵契合了读者的补偿心理、猎奇心理和怀旧心理,同时,又不断地打破和超越读者的审美期待,实现了文学的陌生化原则,从而给读者以巨大的审美享受。

[关键词] 接受美学;《边城》;期待视野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0598(2008)05 - 0128 - 04

沈从文,这位 20 世纪 20 年代初登上中国文坛的作家,以其独特的艺术创作,构建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湘西世界。沈从文创作的湘西系列小说赢得了不同历史时期,各个文化阶层诸多读者的肯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边城》是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最为典型的代表之作,“边城”几乎成为湘西的代称,本文试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探讨《边城》的艺术魅力。

接受美学诞生于上个世纪 60、70 年代,是由联邦德国康坦茨大学的姚斯、伊瑟尔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的一种文艺理论。接受美学是以读者为中心,从欣赏主体对欣赏对象的接受过程来研究文学作品,衡量作品审美价值高低的一个重要尺度是接受者的审美感受。作为接受美学创始人之一的姚斯认为,文学史是作家、作品、读者共同参与、创造的历史,读者的阅读参与对文学作品的价值和地位将会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可见,接受美学的研究方法是从文本出发,重视作品的价值实现,重视读者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将文学创作过程中曾被忽视的接受主体提到了相当高的位置,通过读者的审美参与来判断作品的文学价值与艺术生命力。80 年代,接受美学传入中国,引起了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的广泛注意。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边城》无疑是一部获得巨大成功的文学作品。研究者凌宇教授说:

“《边城》一问世,就获得极大赞誉。”^[1]程应镠在《<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译本·序》中强调说,凡是读过《边城》的人,没有一个不对湘西边境的碧水青山,纯朴民风心驰神往。《边城》得到了中外读者的喜爱,文学理论界也给予了这部作品以极高的评价,其文学价值得到了人们的首肯。在王一川教授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一书中,沈从文的小说被放在了仅次于鲁迅小说的位置。《边城》也成为许多大学文科学生的必读书。“1989 年,有心者在南开大学文、理科学生中进行了一次调查,在“你喜欢哪位作家”的选题下,学生的回答依次是鲁迅 59%,徐志摩 55%,沈从文 53%,巴金 49%,老舍 41%,曹禺 36%。”^[2]所有这些表明,无论是在上个世纪 30、40 年代,还是在当今社会,《边城》都以其不朽的艺术生命力吸引着无数读者的目光,同时,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也纷纷将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纳入其研究领域,高度首肯其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边城》的研究视野也得以大大拓展。90 年代以后,《边城》仍然是众多研究者热切关注的文学作品,许多研究者从文化心理、文化特质等诸多方面切入到对这部作品的研究,可谓说不尽《边城》,讲不完的沈从文。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边城》以其丰富的审美内涵从补偿心理、猎奇心理以及怀旧心理等方

* [收稿日期] 2008 - 07 - 23

[作者简介] 周沙(1977 -),女,湖南省双峰县人,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团委副书记,硕士,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面,契合了人们的期待视野,给读者以无穷的审美享受。“期待视野”是接受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一概念是由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姚斯所提出的,它“主要指读者在阅读理解之前对作品显现方式的定向性期待,这种期待有一个相对确定的界域,此界域圈定了理解之可能的限度”。^[3]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们有着不一样的文化心理,这种由历史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文化心理以及由现实社会状况、政治历史环境等因素形成的审美期待视野决定着人们的审美选择。“文学欣赏活动既然不能给人以直接的物质功利的满足,那么,人们在阅读中获得的情感满足往往就更深层地反映了欣赏者某种内在的或潜藏的心理欲望的需要。”^[4]就《边城》而言,它围绕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故事展开叙述,体现了边城人们的淳朴、善良、勤劳、勇敢,刻画出迥异于都市社会的乡土人情,展现的是人与社会“美”、“善”的一面,是对诗性人格和诗性自然的赞美和歌颂,在轻柔的旋律中奏出了一曲哀婉的乡村牧歌。

首先,《边城》满足了人们的情感补偿心理。

补偿心理是指“读者在审美接受活动中,把艺术欣赏作为日常生活的一种补偿,为解决自身的缺憾、满足自身的欲望而提出的潜在要求”。^[5]《边城》发表以后,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就当时《边城》的读者群来看,大多是都市知识分子。在都市中,他们既看到了进步思想的萌芽、各种思潮的兴起,又深刻感受到都市社会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这是与自然人性相悖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人们渴望得到心灵的慰藉,情感的补充时,便产生了对淳朴人性及自然健康生活方式的期待,而《边城》正提供了对这一生活方式细致、深刻的描绘。

在《边城》中,沈从文刻画了一幅泛着微波、冒着炊烟的未经都市文明浸染的原始古朴的世界。这种“没有杂质,更无毒素”的人性美、人情美,正是尔虞我诈、嘈杂纷乱的都市社会严重欠缺的。“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心理可能处于某种不平衡状态……艺术作品可以为个体提供一个适应其需要的虚幻的环境或宣泄对象,使其需要在想象中获得一种替代性满足,从而使心理能量获得宣泄或转移,心理的不平衡状态得到改变。”^[6]当人们,特别是都市社会中的人们阅读《边城》的时候,会感到它如一泓清澈的泉水缓缓地流淌,如一曲舒畅的牧歌轻轻地抚慰着自己的心灵,人们内心深处的人性美、人情美被激发了,从而使读者达到一种心理上

的平衡,获得强烈的审美愉悦。

《边城》中描绘的世界与现在相隔了半个多世纪。随着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剧,“都市病”较 30 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现代都市生活的紧张、浮躁使都市人普遍感到一种心灵的焦躁,文化的失落。为满足自身的欲望,解决自身生活的缺憾,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情感补偿。近年来当“那些残酷的、骇人听闻的文学奇观神话幻灭之后,已经或渐次消失的人性关怀的文学,将会重新“浮出历史地表”,文学将从更高的层面和新的姿态表达它对人的热情和关怀,一种新的理想精神将深置于未来的文学作品”。^[7]1993 年以陈思和、王小明为首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使对人文精神的呼唤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边城》正是一部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充满人性美的光辉、饱含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品。提供了一片供人类精神返回的家园,抚慰了现代人心灵的痼疾。当人们阅读《边城》时,可以在作品中获得无限的阅读快感和情感满足。

其次,《边城》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

马斯洛的心理学说认为,审美需要是人类高层次的心理需求,是人类精神层面的自然需求,同时,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需求。就人的审美鉴赏心理来看,好奇心是人类原始自然特征的感性显现,这一心理特征激发了人们对外部世界进行探索的欲望,不断获取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人们不断地通过感官去摄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以达到心理的平衡。在《桃花源记》中,陶渊明刻画了一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世外桃源,引起了古今众多读者的阅读热情,他们被陶渊明作品中的天地深深地吸引住了,有人甚至想按图索骥去寻找这个世外桃源。为什么人们会对《桃花源记》如此感兴趣呢?其原因在于《桃花源记》中描绘的是一个人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另类世界,这部作品激发了读者极大的新鲜感,极大地满足了人们求新猎奇的审美心理。《边城》中所描绘的是另一幅“世外桃源”景致:划龙舟、唱山歌,以及茶峒人独特的婚丧嫁娶的习俗在作品中都得以生动地展现。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时进入的是同都市文明截然不同的世界,也是一片同汉族文化迥异的新天地。沈从文,这位来自湘西边地,仅受过小学教育的作家,将淳朴的民风融于湘西独特的水光山色之中,使读者耳目一新——那个宁静自足、古朴幽雅的世界,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其作品所显示的审美品格相对于上个世纪 20、30 年代的其他作家,显现出陌生化的特

点,让熟悉了现代文学作品风格的读者骤然感到另一种美的震撼。

再次,《边城》契合了人们的怀旧心理。

就人的普遍心理而言,人类普遍存在一种对往事、故土的留念之情。当今社会,在“国学”热和“后殖民理论”,“全球化”与“中华性”的矛盾语境下,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怀旧情思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现当代文坛上一大批乡土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对于读者来说,他们往往会倾向于在作品中寻找对往昔岁月的记忆,对过去情感的追怀等等。同时,“人性中一方面希望安宁平静,一方面又期待冒险刺激;不遗余力地创造文明又留恋无拘无束的原始野性;既现实又浪漫;崇尚理性又不愿磨灭了感性;尊重理智又不愿违背情感,这是人性中的两极追求的倾向,或者说是两种相对的渴求。”^[8]随着现代文明的日趋完善,社会高度理性化、组织化,当个人要求与社会道德规范发生冲突时,人们往往遵从社会道德规范而放弃个人自由驰骋的天地,理性战胜了感性,理智压抑了情感,在这两极之间,人们偏向了一端,从而导致人类精神日益分裂,心理严重失衡,于是,人们会通过各种方式去寻找“无拘无束的原始野性”,去寻求往昔的浪漫情怀。《边城》正契合了现代人的这种审美期待,汪曾祺在《又读〈边城〉》一文中说,《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是一种略带痛惜情绪的怀旧。边城这个略带传奇色彩的古朴世界,引领着读者进入一个洋溢着古典情趣,尚处于人类童年期的纤尘不染的神土,从而勾起一股淡淡的思古幽情。《边城》以其温情、浪漫、舒缓的乡土风情和怀旧意味,满足了当代人在生活和文学中难以实现的审美期待。

“边城”世界里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社会法则,这样的社会是千百年来人们“桃花源”梦想的延续,是人类理想社会的艺术建构。更为重要的是,《边城》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乡土抒情模式的巩固、发展和深化,充满着中国式的“牧歌”情调,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中华民族对自我认同的渴望,同时,也因其典型的中国特征成为中国形象的标本,吸引着西方的读者对乡土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因而,《边城》在世界文坛上也拥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

三

姚斯认为:当读者对作品的感受和自己的期待视野一致时,读者会因作品毫无新意而失去阅读兴趣;如果读者对作品的感受超出读者的期待视野时,读者往往感到非常兴奋,认为自己的审美水平得到了提高,从而确立新的审美标准。因此,他指

出:“一部文学作品在它发表的历史时候以何种方式适应、超越、辜负或校正读者的期待,显然为确定它的美学价值提供了一种标准。”^[9]伊瑟尔认为:“任何文学阅读都是对文本的一种期待,但各种期待几乎从来不曾在真的文学文本中实现,否则就是一种缺陷,好的文学文本在唤起读者期待的同时更应否定它、打破它,而不是去证实它、实现它。”^[10]沈从文《边城》运用了多种手法,从多个方面打破并扩大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在此,笔者仅就《边城》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进行阐释。

主人公翠翠,同现代文学史上其他作家塑造的小家碧玉型或绝代佳人型女性人物相比,无疑是一个崭新的艺术形象。柔美如水的翠翠,是作者美的理想化身:恬静、温柔、忠贞。相对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作家笔下的新女性,翠翠全然没有时代气息影响下的躁动和憧憬,有的只是人类文明原始时期那种最简单地对爱情的向往,爱情远离后的哀伤,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等,从她身上所焕发出来的人性的光芒是独特而奇异的。

在写到边地淳朴的风俗时,沈从文对当地的妓女作了这样的描述: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则多在水手方面……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没有肮脏的交易,没有底层妇女惨遭蹂躏的悲惨场景,在这里,让读者感受到的是人类原始生命活力的旺盛与蓬勃。《日出》中灰色、阴暗、华丽的大旅馆被《边城》中凝结着梦想,充满自然和谐之美的吊脚楼所取代。《边城》中这样的描写无疑是对中国传统女德设计的大胆挑战,这样的女性形象将会使读者在阅读作品时产生不同程度的陌生感。

《边城》中的女性人物皆附着着“神性”色彩,作品中的男性则充满着阳刚与健康的气息。掌水码头且拥有大小四只船、一个铺子的顺顺,丝毫没有都市中富豪的趾高气傲、目中无人等习气,他为人既明事理,正直平和又不爱财。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荡桨时选最重的一把,背纤时拉头纤二纤,吃的是干鱼,辣子,臭酸菜,睡的是硬邦邦的船舱。”出身自地方上首屈一指的优越家庭,却全然没有纨绔子弟的浪荡之气,从他们身上显现出来的依然是普通山民的憨厚、淳朴、善良、勤劳……天保兄弟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诚实与勇敢,展示着男性“雄强进取”的生命活力。这样的男性形象同精神与身体双重虚弱的现代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激发出读

者对健康人性的追求。

《边城》包含着对人的生活形态中有别于现代文明的那种健康、和谐、化外境界的重新发现,这部作品给接受者的绝不是都市文化秩序下的顺理成章,而是猝不及防的震动与惊愕,通过一部分不同于读者自己所习惯的世界,让他们发现一片新的天地,从而启迪着读者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感受和思考社会人生。

一部作品的读者多寡、历时长短,受制于多方面的因素,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出版宣传等非文学因素,而且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这些非文学因素也许会成为主要的控制因素。但是,从更高的历史学层面来看,一部作品艺术生命力的长短,从某种意义上说,取决于读者的接受。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文学现象:有些开始红极一时的作品,结果很快就被遗忘;相反,有些作品也许起初并不引人注目,但在以后某个历史时刻却大走红运;其原因就在于读者的需要。可见,一部作品的命运主要的仍是欣赏主体选择的结果。“《边城》问世以来的整整半个世纪中,遭遇的是毁誉并存的命运。”^[11]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边城》被政治权力话语强行排出文坛之外,以致在中国文坛上几乎销声匿迹了。然而,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其审美内涵必定是生动而丰富的,能穿越时空,被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们所喜爱,给不同的欣赏主体以美的享受。今天,人们重新燃起对《边城》的阅读兴趣充分证明了这部作品不朽的艺术生命力。

《边城》是沈从文自我审美理想的生动展现,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浓郁的浪漫情调,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地域特点与民族特色的中国形象,为异族读者了解湘西开启了大门,更为重要的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们都能从这部作品中获得巨大的审美享受,其审美内涵也会在人们的阅读中得以不断扩充、发展。

[参考文献]

- [1] [11] 凌宇. 从边城走向世界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23, 235.
- [2] 大学生的文学阅读状况 [J]. 文学自由谈, 1989, (4).
- [3]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289.
- [4] 钱谷融, 鲁枢元. 文学心理学教程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327.
- [5] 宋光成. 从接受美学看巴金作品的艺术魅力 [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2, (11).
- [6] 艺术欣赏的个体心理意义 [J]. 北京:文学评论, 1989, (4).
- [7] 孟繁华. 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 [M].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7. 176.
- [8] 刘淑欣. 现代西方人的一片精神家园 [J]. 名作欣赏, 1997, (3).
- [9] 张首映. 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277.
- [10] 刘月新. 法兰克福学派美学与接受美学 [J]. 中州学刊, 1997, (1): 89 - 93.

(责任编辑:杨 睿)

The unique writing under multi-cultures

—The charm of *Border Town* in view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ZHOU Sha

(Humanities Department, Nanchang Teachers College, Jiangxi Nanchang 330029, China)

Abstract: The reception - aesthetics as a new literary genre theory, researches literary works mainly from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main targets of the acceptance process, and judge the artistic value of works by readers' aesthetic participation. From the angle of reception - aesthetics, *Border Town* enriches the aesthetic meaning to fit the readers' compensation psychology, mental nostalgia and psychology of seeking novelty. At the same time, *Border Town* continues to break and transcend the reader's aesthetic expectations, realizing the principle of unfamiliar literature, and giving the readers great aesthetic enjoyment.

Keywords: reception - aesthetics; *Border Town*; horizon of expectation